

# 專論

## 現代女性性的法律地位

— 賀 德 芬 —

### 一、中國婦女的傳統地位

自從殷末周初確立宗法制度，以血統、嫡庶為繼承的基礎以後，中國婦女在法律上，無論是身分或財產關係，都淪為附屬於男人的地位，不再有完整的人格，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民國建立，援引西方法制訂定各種法規範後，才有所改變。

婦女地位的貶抑，所以與宗法制度有密切關係，乃因宗法制度既以嫡長子始能繼承爵位與財產，便特別着重血源的純正。為維護血統純正則必須限制婦女的自由，以堵絕一切混淆血緣的可能性。進而，又不得不貶抑女性的人格，使能毫無怨尤地接受男子的支配，由此而穩固了父系、父權、父治的男性中心社會。

春秋以降，雖然封建制度逐漸瓦解，世祿消滅，以土地私有制度，建立族居組織，貴族宗法轉變為家長本位的大家庭制度。婦女地位依然從屬於家長之下。及至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。以儒家的五倫為社會關係的核心，婦女或許尚能獲致稍微對等的地位。然而五倫關係經政治化，成為統治的理論基礎而轉化成三綱以後，男女地位又演變為片面絕對的服從關係，婦女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，終其一生，都難以取得主權者的地位。宋代以後，大家族制轉化為小家族制，以科舉替代門第。然而宋代特重禮教，尚名節，予女性的壓

抑，只有更行嚴厲而未有絲毫鬆弛，明朝王禕，清朝錢大昕更以「七出」的理由，決定了婦女在婚姻中的無人格。清朝俞正燮雖大聲為婦女地位之不平而疾呼，然終難敵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，並未得到社會的認同①。

在上述的社會基礎下，婦女在身分上無法律上的人格，沒有繼承資格，夫既為妻之綱，則妻之人格為夫所吸收，僅有嫡長子得繼承宗祧，女子及其子孫自始就排除在外。內親與外親地位有別，男系與女系在服制上即相差二等②，導致社會重男輕女、男尊女卑的觀念，更形嚴重。

財產方面，家庭財產屬家屬共有。平時女性對財產無管理權。禮記說：「子婦無私貨，無私畜，無私器，不敢私假，不敢私與」。若敢藏私，則構成「七出」中之竊盜罪名，可由夫方片面出妻③。甚至嫁粧，除私用物品外，一律也歸夫家，納入共同財產，不得處分。只有在分析家產時可以取出，但仍歸夫家，夫死歸子掌管。要若以七出或其他理由被離棄時，嫁粧則沒入夫家。至於家產分析時，女性當然不能享有任何請求的權利。

婚姻，在傳統社會裏絕非兩情相悅的結合，而係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廟，下以繼後世，以傳宗接代為主要目的的家族的聯姻。因此，婚姻中男女雙方當事人都非主角，彼此的權利義務即以維繫宗法制度及家族組織為依歸。所謂夫妻齊體，應該是夫妻匹敵之義，事實上，夫妻間的關係都絕對的不

平等，妻的人格爲夫所吸收，永遠居於從屬的地位，受男性的節制。三從四德的教訓，始終支配着女性的一生。婚姻生活中，母既不能爲家長，子女的教養權和主婚權，自無從過問，家事管理權不得超越夫授權的範圍；家用開支僅能按時自夫處領取支用，並無處分權及所有權。至於家庭財產的繼承，妻無繼承權已如上述，對未成年兒子所繼承的家產，母親也只有管理權而已。總之，妻在家庭中所行使的財產權利，都僅爲由夫或子授與的代理權。一直到近代，大理院上字三六四號逐稱：「妻唯關於日常家事有代理其夫之一般權限，至於日常家事無關之處分行爲則非有其夫之特別授權不能爲之，否則非經其夫追認不生效力。」可爲傳統社會妻在家中財產權的說明。

至於妻在婚姻生活中的身分，更屬附從地位，須受夫的監護，夫的地位有如家族中的尊長，而妻則如同卑幼。例如，明清律規定，婦人犯罪除犯姦罪及死罪外，其餘雜犯都不收監，而交由夫責管；妻告夫爲干名犯義，與卑幼告尊長同等治罪，夫告妻則享與尊長同樣的優遇；妻隱匿夫之犯罪，在倫理上情同當然，不予坐罪，反之，則爲死罪，與其他之尊長隱匿卑幼之犯罪同；夫毆妻採減刑主義，反之，則加重其刑；夫過失殺妻，律不予過問，妻過失殺夫，却只能從斬立決改爲斬監候。凡此，都顯示妻對夫之地位，完全如同卑幼對尊長，彼此間全不能以平等關係對待⑤。

婚姻關係的維繫與否亦復如是，「七出」的條件中，僅竊盜一項係屬個人品德上的因素，其他的無子、淫佚、不事舅姑、口舌、嫉妬、惡疾，都是以宗法血緣的難以維持純正，以及宗族關係的不能和諧爲原因。尤其七出乃指絕對的、片面的對妻的要求，夫雖有惡行，妻也絕無天理可以去夫。即使夫妻情意乖離，而達「義絕」的程度，必須強制離婚，亦是課予妻的義務，遠重於夫。至於和離，因爲妻一面服從家長的權威，一面遵從夫權，嫁出的



新竹縣新溪社區媽媽風舞

女兒，如同潑出的水，妻之父母已難過問女兒的生活，妻的離婚意願便完全聽命於夫家。事實上，夫家常藉和離之名，迫妻離婚以規避棄妻之惡名。反之，如妻欲離婚則未必能如願，其間也顯示出極大的不平等。

總之，中國婦女在傳統社會裏可以說是毫無法律地位可言的。無論是身分上或財產上，都只有從屬的人格。如果勉強稱之爲法律地位，那也只有義務、缺乏權利，只有被監護之義務，而無支配自己事務的能力。此種長期的壓抑，使得無論男女都以爲理所當然，而難以自省其違反人道及不合理。

## 二、現代婦女的法律地位

民國成立以後，君主專制已成過去，共和政體成爲立國的基本國策，三綱中的「君爲臣綱」思想已不存在，連帶着「夫爲妻綱」的訓條也一併受到考驗。在凡人皆平等的理念下，在民國初年即興起了爭取女權，呼籲兩性平等的運動。同時，近代自由思想既強調個體的尊重，先是准許個人以合理的自由意思，支配其財產生活⑥，進而影響及身分關係，大家族解體，亦以個人意思自由和平等爲原則，提高妻及卑幼的地位，排除夫及尊長過分的干涉和支配，而使得婦女地位有了天壤之別的改革。

### 1. 現代婦女在憲法上的地位

憲法秉承國父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遺教，對男

女關係即揭發平等的原則，在第七條首先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……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來糾正以往社會男尊女卑的不平。

唯因平等，講究的是立足點、法律上的平等，必須因婦女生理結構的特殊，所擔負生兒育女的承續種族的責任，以及為極力矯正積弊過深的陋習，而對婦女有為特別保護的必要，憲法上基於第七條平等原則，進而有下列特殊的規定：

(1)為矯正以往婦女從無參政的經驗，以及一向對政治或社會缺少關懷的封閉心態，不但立即給予婦女完全平等的選舉權<sup>⑥</sup>，且保障婦女的被選舉權，於憲法第一三四條規定：「各種選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，其辦法以法律定之。」，使婦女有一定名額的參政機會。依據此項憲法原則，而有國民大會選舉罷免法第四條第七款規定：「婦女團體選出之代表為一百六十八名。」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規定：「立法委員名額在十名以下者，婦女當選名額定為一名，超過十名者，每滿十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名。」以及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第十條規定：「每省監察委員名額中，婦女當選名額為一名」。較諸歐美國家，有更周詳的保障。

(2)為適應婦女體力及生理狀況之特殊，重視勞動婦女之健康，乃於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婦女、兒童從事勞動者，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，予以特別之保護。」基於此項原則，民國六十四年修訂之工廠法及七十三年頒布施行的勞動基

準法，都對女工工作時間有超過男性勞工更具保護性的規定，除非是實施晝夜三班制，安全衛生設施完善及備有女工宿舍或有交通工具接送之工廠，女工不得在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<sup>⑦</sup>。同時，對於女工產假期間，產假間之工資、妊娠期間工作之減輕、哺乳之優待等都有周詳規定<sup>⑧</sup>。

(3)為重視婦女生兒育女之天職及顧及兒童之教養，母性之保護實為強國強種之基本政策，故憲法特於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：「國家為奠定民族發展之基礎，應保護母性，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。」為了落實此項原則，兒童福利法已於民國六十三年公布，然則有關婦女福利法規，可惜始終未見提起。

除了上述積極的對女性的保障照顧外，憲法也曾消極的顧及女性生理上的特殊，免除女性服兵役的義務，由兵役法第一條規定來解釋憲法第二十條所謂「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」，僅指中華民國之男子而言。實則女性在相當於男性服兵役的年齡階段，大多數為最恰當的生育期間，此等規定，自兩性特質上言，可謂係實質上的真正平等。至於担任軍職的權利，由於某些軍職，如政戰單位，並未拒絕女性擔任，對女性工作權的保障也逐恰當。

憲法制定之初，國家仍在動盪之中，社會不安，風氣尚未大開。雖然男女平等的觀念已高唱入雲，然而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仍為社會的主流。加上女性剛剛解放，受教育的機會還受限制，外出

工作能力不足，經濟未能獨立，憲法縱然給予特別的保障，並無實益。時至今日，所有的社會條件都已大變，女性受教育的機會、工作機會和能力、思想上和經濟力的獨立，無一稍遜於男子。因此，今日女性所要求的不再是基於弱者立場所期望的照顧和保障，而是各盡其分實質上的平等。以憲法上被選舉權的保障而言，今日中央或地方的選舉，已少有女性以保障名額來入選，往往都以極高票凌駕在男性候選人之上，以保障名額入選之女性是否能代表女性參政之能力，爾後是否能代表女性利益，以及此項辦法是否能真正達到鼓勵婦女參政的意願，都值得商榷<sup>⑨</sup>。反而造成極少數的特權，尸位素餐影響及民主的發展。倒不如實質上給予女性在行政工作上擔負更多的決策機會，無論對政府行政品質和效率，以及婦女參與政策的鼓勵，毋寧是更有積極性的意義<sup>⑩</sup>。

其次，工廠法及勞動基準法禁止對女工給予同工不同酬的待遇，以及工時的限制、健康的保護等，可謂對女工保護十分完善。然而由於其限制過分嚴苛，恐有導致雇主不願僱用女工，剝奪了女性工作權之嫌。所以除了妊娠、哺乳等負有養育重責，關係國家種族幼苗健康幸福以及母體機能保護的特殊情形外，應給予女性更寬裕選擇的權利，依女性個人的資賦、體力自行決定其工作，使能與男性公平競爭，方才符合立足點，實際上平等的要求。

尤其，婦女福利法有制定的必要，以落實憲法

抽象的保護理想。如是，則最近始為新聞報導揭發出的山地妓女問題，便不致使各方苦無法律依據而束手無策。

## 2. 刑法及其他有關法規的婦女地位

### (1) 刑法

刑法乃規範個人行為，以保護國家安全、社會法益及個人法益的法規，違犯者分別給予各種刑事制裁。由於婦女生理狀況之特殊，在刑法中有各項規定，乃為保障女性身體及自由的權益而設，如，「對於婦女以強暴、脅迫、藥劑、催眠術或他法，致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，為強姦罪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姦淫未滿十四歲之女子，以強姦論。」

###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）

### 條）

「二人以上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，而共同輪姦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

強姦已屬妨害自由，破壞風教，而輪流實施強姦，其情節尤為可惡，故更加重其刑。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）

「姦淫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（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）

「對於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救濟、公務或業務關係服從自己監督之人，利用權勢而姦淫或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」（刑法第二百

### 二十八條）

以詐術使婦女誤信為自己配偶而聽從其姦淫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（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）

「意圖營利，引誘或容留良家婦女，與他人姦淫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。」（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）

「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。」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）

上述各條項，刑法上雖列為妨害風化之犯罪，然主旨仍在保護婦女。

復次，刑法第二百九十八條之略誘成年婦女罪，侵害被略誘人之自由法益，自不可以無罰。其目的在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而意圖營利，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而略誘之者，則加重論科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。

至移送被略誘入出中華民國領域之外，使受害人離鄉背井，遠適異域，難獲國家司法之保障，欲求回復其損害，勢所難能，而略誘人之心術更不堪問。故刑法另設第二百九十九條之專條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另外，陸海空軍刑法規定強姦婦女者，處唯一死刑，其未遂犯罰之⑪，也都在加重對軍人的處分，嚴整軍紀，用以保護婦女。

### (2) 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

為搜索證據，偵察犯罪，必要時，得對於被告之身體、物件及住宅或其他處所加以搜索，但是如搜索婦女之身體，應命婦女行之⑫，在羈押方面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未滿二月之婦女，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，法院不得駁回⑬。

此外，婦女必需入獄或羈押者，為顧及其年幼子女缺乏照顧，特准許子女未滿三歲者，得請求攜帶子女入獄或看守所。在獄中或所中分娩之子女亦可在獄中或所中撫養至三歲為止⑭。此固為不得已之權宜措施，然對子女之教養實有不正常之影響。

### (2) 國籍法

基於傳統的男性中心思想，在國籍法上仍殘留許多以父系為主的規定，例如母親為中國籍，子女能隨母取得中國籍者，僅在父無可考或無國籍或無認知時，才為法所允許⑮。否則，只有經中國人收養為養子，或請求為特殊歸化⑯，顯然男女在國籍之取得上仍有極大差異，中國子女嫁與外國人為妻後，其子女並不能隨母親取得中國國籍。

因國籍法有此歧異規定，連帶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亦依此原則，而訂定子女之身分，依出生時其母之夫之本國法⑰，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，依父之本國法，僅在無父或父為贅夫時，才適用母之本國法⑱。此與同法規定婚姻之成立要件及方式，婚姻之效力，夫妻財產制與離婚之準據法，只要一方為中國國民，即可適用中國法律的平等精神大相逕庭。此二法均涉及外國人的身分關係，國籍法





台北市婦女服務團的曼舞



訂定於民國十八年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公布於民國四十二年，顯已老舊，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變遷，實有重行檢討之必要。

### 3. 民法上的婦女地位

民法規範私人的經濟生活和身分關係，就一般人而言，較其他法規所規定之的更有切身關係。其中有關女性的權利義務，也更能透過日常生活顯現婦女的地位，其重要性可見一斑。

民法親屬繼承篇陸續制定於民國十八、九年，較憲法猶早。雖然還未曾有憲法維護男女平等原則的宣示，但民法制定之初即已確立了男女平等的精神，廢除宗祧，完全尊重個人意思的自主和獨立性，打破幾千年來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桎梏，使婦女地位忽地有了破天荒的提高。

依照舊民法的規定，女性既有與男性平等的人格，財產上便有自行支配的權利，同時也享有繼承財產的地位。無論繼承順序、應繼分都與兄弟完全

相同，妻更享有繼承夫產的優越地位。

在婚姻關係中，改昔日的夫妻齊體主義，而採夫妻別體主義，妻仍維持其獨立人格，並不因婚姻而為夫所吸收。因此妻有行為能力，夫妻在日常家務中互為代理人，互負同居及貞操的義務，且為強調貞操義務，夫妻一方重婚或通姦不但可構成裁判離婚的原因，還由刑法加以制裁<sup>19</sup>。此外，離婚不再以夫的片面意思或七出義絕等祖父抑妻的理由來決定，而是雙方互有離婚請求權（兩願離婚）。一方有法定原因，即重婚、通姦、夫妻間虐待、妻與舅姑間的虐待、惡意遺棄、殺害意圖、不治惡疾、重大不治的精神病十項，尚可訴請法院裁判離婚，在在都顯示了民法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精神。

然而，終究長期以來的壓抑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，難以一時加以根除。加以民國十八、九年之際，社會風氣尚未大開，婦女教育水準與工作能力低落。因此當時的規定，雖然已極力謀求男女間地位的平等，在某些細節上却仍難脫舊時代的色彩。尤其晚近四十年的發展，無論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和思想上的變遷，是中國五千年來所未曾有過的，民法所做的規定，自然已不符現實社會的要求。尤其是在子女稱性上的以父系為主的規定，影響及男女平等觀念的貫徹和政府人口政策的落實，夫妻財產制的不平，影響及婦女經濟上的獨立，進而影響婦女地位的提昇，最後受害的仍是國家整體的發展力，該等不合理的規定，早經社會上各界

大力反應，民法終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做了大幅度的修改，從此婦女地位又提昇至另一境界。新法的重要規定如下：

#### (1) 身分問題

a 結婚方式：舊法規定須有公開儀式，以兩個以上的證人為法定方式，缺少其一，即使已經戶政機關登記亦屬無效，以致許多婚姻因在戰亂時期或情況特殊缺乏儀式或證人，但事實上已有婚姻之實，也會使婚姻歸之無效，平白增添糾紛亦與事實不符。新法乃將之修改為：既經戶政登記，即推定為已結婚，如果要主張婚姻無效，須舉證缺乏公開儀式或兩個以上證人。（民法第九八二條）

b 重婚效力：舊法上的重婚，須經當事人撤銷，方始無效。如不撤銷，縱使觸犯刑法上重婚罪，需受刑事制裁，然民法上仍為合法婚姻，享有民法上的身分和財產上的權利，實在有違一夫一妻制的原意。因此新法為貫徹一夫一妻制，直接規定重婚的後婚姻無效，無需撤銷，以保障前婚姻的效力。（民法第九八八條）

c 禁婚親的改變：舊法將從傳統上喜歡親上加親的習俗，允許表兄妹結婚。但經醫學上的發現，近親通婚，子女產生病變的可能性遠大於血緣遠者，更況以往表兄妹通婚的社會背景已不存在，如女性有平等的繼承權，不必擔心難以分得母家財產，社交圈又已擴大，早已不侷限於表兄妹始有交往機會。而只限母系表兄妹可以通婚，仍有輕母系重父

系之嫌。故新法限制四親等之表兄妹不能結婚，但六親等及八親等之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。（民法第九八三案）

d 住所：舊法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，修訂後，可雙方約定從妻之住所，然是否有此約定，須由妻負舉證責任。（民法第一〇〇二條）其此原則，子女自亦可經約定以母之住所為住所，但意見不一致時，仍以父之住所為住所。

e 扶養義務：舊法未曾明訂夫妻雙方的扶養義務，僅由法院判例加以承認。新法予以明文文化。（民法第一一一六條之一）

f 離婚要件：形式上新法增列兩人須同到戶政所登記，以確實肯定雙方離婚的真意。實質上增列判決離婚的理由，雖不符合舊法的十項條件，但情形重大，很難繼續維持婚姻生活時，亦可為請求裁判離婚之原因，以免為一方挾制，勉強維繫有名無實的婚姻，平添雙方及子女的痛苦。（民法第一〇五二條第二項）

g 姓氏問題：新法規定母無兄弟，約定子女從母姓者，子女亦可從母姓（民法第一〇五九條），糾正過去刻板的規定，助長民間為承續香火，而有重男輕女之觀念，同時為有男子繼承姓氏，而使人口政策受到破壞。

h 否認之女之訴：舊民法只有夫有此權利，夫如不否認，該子女就永遠不得回復原有自然的血親關係；新法規定生母亦可提否認之訴，使子女交還

給生父。（民法一〇六三條）

i 非婚生子請求認領的時間：新法修正為非婚生子女得在其成年後二年內請求生父認領；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在子女出生後七年內請求生父認領，替代舊法出生五年內須請求的硬性規定，也給予子女於成年後行使此項權利。（民法第一〇六七條第二項）

j 子女的收養：增加須經法院認可的程序，以確定收養人有扶養能力，保障被收養人的福祉。（民法第一〇七九條第三項）同時，刪除養子如舊法時應繼分僅為親生子女的二分之一規定，使其繼承權與親生子女完全相同。

#### (2) 財產問題

舊民法最為人詬病的，乃在夫妻財產制規定得不當，未曾顧及婦女的經濟能力直接影響及婦女地位的提昇，更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職業婦女遽增，婦女生產力達四三・三％之事實<sup>20</sup>，此部分要求改革的呼聲也最大。

舊法將夫妻財產制劃分為四種，即統一財產制、共同財產制、分別財產制與聯合財產制。前三者為約定財產制，後者為法定財產制。雖曰夫妻可就約定財產制中選擇一種，向法院登記認定。然而，由於法律知識不夠普及，傳統上夫妻結婚上，不習慣就財產做分別的登記，以致絕大多數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就需適用法定財產制。聯合財產便成為支配夫妻財產最重要的規定。

聯合財產制以夫的所有財產和妻的原有財產組成聯合財產。妻的原有財產指妻於結婚時所有的財產和婚姻存續中，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

除此之外，立法者都推定爲夫所有。夫是聯合財產的唯一管理人，能對聯合財產使用、收益。甚且爲了管理上之必要，得不經妻之同意，處分妻之原有財產。反之，妻不但對聯合財產，即使對自己的原有財產也無管理、使用、收益之權。所得處理的不過是其特有財產（個人使用之物，職務上必需物以及經贈與人指明爲特有財產的贈與<sup>②</sup>）以及在日常生活代理權限內的聯合財產而已。法律雖稱夫妻平等，事實上仍以夫爲一家之主，由夫取得財產上的監護權，進而影響及妻身分上的獨立，又豈能以此種規定符合我國傳統家庭精神，而予以容忍？

尤有甚者，當因離婚、死亡或改用其他財產制，而必須解除聯合財產制時，妻只能取回其原有財產，且須由妻負舉證責任，其餘均無請求權。

也就因上述的規定，法院爲保障夫的債權人，乃於判例及民刑庭總會決議中認定，凡婚姻存續中，以妻名義登記的不動產，於妻未能證明爲其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以前，其所有權仍歸夫所有<sup>③</sup>，再根據此項認定，妻之不動產既推定爲夫所有，所以欲設定抵押權，或妻欲向銀行申請信用貸款，均須獲得夫之連帶保證始可。妻之不動產既推定爲夫所有，夫先死亡時，尚須向妻課徵遺產稅，反會違反了物權法設權登記之公信力，也形成民間所謂「夫

債妻要還，妻債夫不管」的諷刺。

此種極不合理的規定，新法勢必要做大幅度的調整。首先，推翻前述判例的認定，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的不動產，以妻名義登記者，即爲妻所有。不經其同意，不得強制推定爲夫所有，用之來償還夫債。

其次，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爲夫或妻的所有財產，推定爲夫妻共有的原有財產。（民法第一〇一七條第二項），雖然此項規定仍多所疑義<sup>④</sup>，終究較原法要符合男女平等的精神。

至於聯合財產的管理權，不再由夫所專有，得約定由妻管理（民法第一〇一八條第一項）。但是，約定需要書面，還得向法院登記。否則仍依舊法歸夫管理。孳息方面，修正後，可於扣除家用及聯合財產的管理費用後，歸妻所得。

此外，即是增加了改採分別財產制的理由。即對原有財產管理顯不妥當，經請求改善而不加理會；夫妻難以維持共同生活，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；以及有法院認定的重大事由時皆可請求。此爲舊法所未曾規定的。

最重要的還是在婚姻關係結束時，扣除各自負債剩餘差額，可由夫妻二人平均分配。如認爲平均分配並不公平時，再請求法院裁定。此項權利並不限於有工作收入的妻子能擁有，家庭主婦亦同樣享有。透過此項規定，不啻承認家務的貢獻，絕不亞於外出工作所得。一方的薪資所得，是雙方共同努力



力的結果，自然也可享受一半的權益，這是較符合世界潮流的做法。

大體而言，民法的修訂確已較舊法更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則。然而新法的規定尚未臻至善，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改善，甚且某些規定，形式上雖有進步，但實質上仍規定煩瑣，難以達到修法的目的。如夫妻財產制仍維繫聯合財產制之原意，只廢棄不合理的法院判例，而以法律恢復其固有的法律真義。對聯合財產權的管理仍需約定並登記後，才能由妻享有；子女的姓氏只有母無兄弟時始得約定從母姓，現實上可能會滋生不少困擾；離婚子女的監護權仍原則上歸夫。非得父同意，母才能取得監護權。

倒是裁判離婚，法院得爲子女的利益，裁定由母或第三人監護（民一〇五五條），給母親較多監護子女的機會；離婚後，贍養費的規定不夠翔實，對妻爾後的生活未必有保障等等都是還有待改進者。

### 三、結 論

經歷了五千年的壓抑，婦女能在今日獲得解放，重建人的尊嚴，的確是值得慶幸的事。但是，社會應該認識到對女性權益的保障，並非僅僅基於人道的立場，也非給予女性的恩寵。實則，社會既由兩性所構成，其中任何一方的榮辱都密切相關於另一方的發展。唯有尊重對方的人格，給予平等待遇，讓其有充分發揮才智的機會，才能各盡其分，共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。

法雖是抽象的社會規範，但它不但能引導社會思想的前進，更能落實到現實社會生活裏。因此，爲求婦女地位的提昇和保障，有完善的法律規定，還是最重要的事。我國憲法已確立了正確的原則，只待各項法律將之具體化，總括我國現有的法律，或對女性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地位，如國籍法、民法的部分規定；或對女性做矯枉過正的保護，如選舉的保障名額、勞動基準法的某些特殊保護，可能反而抑制了女性自然且平等的發展潛力，可見法律的規定必須妥當確實，把握住其真諦，恰如其分的給予引導，過與不及都非善策。

法律確具有肯定的社會價值，既規範現狀，亦引導未來。但法律並非萬能，社會現象還需其他的規範同時約制，始能奏效。女性地位在數千年男性中心思想下，壓抑已久，要待爭取平等地位，還需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全面扭轉，加以配合與尊重。更有賴婦女本身的自重和努力，才可能建立起真正平等和諧的兩性社會。

（本文作者爲台大法律系教授）

附註：

- ①楊鴻烈：中國法律思想史，第四頁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〇年台五版。
- 吳自鈺：中國家庭制度，第十六頁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九年二版。
- ②如祖父母服期親，外祖父母爲小功服。戴炎輝：中國法制史，第二〇頁，三民書局，民國五八年。
- ③陳顧遠：中國婚姻史，第一九三頁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五年。
- ④瞿同祖，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，第一三二頁至一七六頁，里仁書局，民國七一年。
- ⑤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即契約自由，所有權絕對和過失責任都強調個人本位和自由精神。
- ⑥西方民主先進國家婦女的平等選舉權乃歷經奮鬥，漸次爭取而來。如英國在一九一八年方承認婦女的選舉權，且加有許多條件限制，一九二八年才取消限制，承認男女在選舉權上的平等。美國也是於一九二〇年以憲法第十九修正案承認婦女的選舉權。見薩孟武，中國憲法新論，第七九頁，三民書局六三年版。
- ⑦工廠法第十三條；勞動基準法第四九條。
- ⑧勞動基準法第五〇至五二條。
- ⑨註⑥，薩著。
- ⑩梁雙蓮：婦女與政治參與，女性新知，四四頁。
- ⑪陸海空軍刑法第八七條。
- ⑫刑事訴訟法第一二二、一二三條。
- ⑬刑事訴訟法第一一四條。
- ⑭監獄行刑法第十條及羈押法第十三條。
- ⑮國籍法第一、二條。
- ⑯國籍法第二條第四項，第四條第一款父或母曾爲中國人，而現在中國有住所者，得申請爲特殊之歸化。
- 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六條。
- ⑱同上法第十九條。
- ⑲刑法第二三七、二三九條。
- ⑳李國鼎：台灣婦女人力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。自由中國之工業，六四卷一期一頁，七四年七月。
- ㉑民法一〇一三條。
- ㉒五五年台抗字一六一號；六三年台上字五二二號。
- ㉓吳光陸：試評民法第一〇一七條之修正條文。載「法令月刊」三六卷九期一三頁。